

惜家人。”田健兵感慨，“很多选手在荒野中，除了找吃的，就是在思考人生。”

同样享受荒野的还有选手“文车车”，他也是留到决赛的唯一一个北方选手。他原本就喜欢荒野求生，参加比赛前，他练习过钻木取火，上网学习怎么建庇护所，还到山里转了转，想熟悉环境。但来到张家界的第一天，看见广场上的湿度表显示数字98，他很诧异，“这么吓人吗？北方湿度没见那么高过”。

进入11月，活动方的每场直播几乎都有两万人同时在线“追剧”。但最吸引人的，还是选手们在意外中显露出的淡然态度。

林北想要登上最高的一座山峰，去看看那里的景色；被网友称为“山药小王子”的“荒野归途”会花上半天坐在坡上晒太阳，他的庇护所很窄，顶上还会漏雨，但他反而觉得很好笑，“像是生活在水帘洞”。荒野归途说，在外面考虑的事情太多，婚姻也好，事业也好，在这里完全都不用考虑。“找点吃的，有吃的，咱就该休息休息，就这么单纯。”

争议与回应： 安全、剧本与流量

随着赛事走红，争议也随之

而来。荒野里的热闹，也蔓延到荒野之外。

记者发现，一边是五花八门的荒野求生挑战赛，已经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占领全国各地的荒山野岭。短视频平台上也开始冒出一大批苦练钻木取火的网友，他们倒腾最原始的求生工具，试图勇闯荒野的普通人。

比如，近期开办的有南斗荒野组织的“中国湖南好运通道杯”，趣玩荒野组织的“广东清远炉田杯”，东方荒野组织的浙江瑞安“东方杯”，以及全女阵容的浙江诸暨“NSTD 荒野生存挑战赛”等等。

它们的地理环境、办赛组织、规模各不相同，允许携带的工具

各异，呈现给大众的观感自然也并不不同。但唯一一点，这批赛事的“极限挑战”感在渐渐淡化，变得更像是强度参差不齐的真人秀慢综艺。

另一边则是因为突发状况失控的主办方。云南西畴县香坪山景区“木兰杯”荒野求生技能大赛，因为“当地未来一段时间将有多次强冷空气活动，容易引发安全事故”，在开赛前三天被紧急叫停。大家才意识到：看上去粗糙的荒野求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赛事，需要全面的筹备和保障工作。

此前，七星山荒野求生挑战赛中，“冷美人”因营养不良退赛，就引发公众对选手安全的质疑。田健兵回应称：“我们有一个底线——选手的身体安全。一旦触发，就必须退赛。”他介绍，赛事设有“人防+技防+医防”三重保障：一对一安全员、生命监测仪、定位器、庇护所监控、24小时医疗专班。“一天一小检，七天一大检。”

在第二季半决赛末期，寒潮来袭，山上结冰。田健兵临时决定，原定10人晋级决赛改为14人全部晋级。“多掏点费用没关系，安全最重要。”

面对“是否有剧本”的质疑，田健兵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：“他们脸上的汗水、身上的健康色，以及眼中透出的光芒，这些都

下图：来自贵州织金县的选手“刀疤哥”杨小永。

图片由主办方提供

